

民主社會中言論自由的 新挑戰與回應

臺灣言論自由日系列活動

二十六屆成大學生會權益部

活動緣起

1989年，鄭南榕因為拒絕成為威權政府的俘虜，以及對言論自由的追求，在位於臺北的時代雜誌社自焚，「國民黨抓不住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屍體」他說，於是在警方即將攻入報社之際，點燃在報社和自己身上的汽油。這把火，羽化了南榕與時代雜誌社，也在臺灣社會燃起一把追求自由和撻伐威權的火。

2019年，鄭南榕犧牲三十年後的今天，臺灣在言論自由上，已取得相當可觀的進步，由無國界記者所公布的新聞自由指數排名可見，臺灣總是在亞洲國家中名列前茅，社會對於各式言論的包容能力也與時俱進。然而，在這樣安逸的環境下，社會對潛在的威脅亦喪失了感知能力，以言論自由為例，過去數年臺灣社會受到來自外部和內部的多重挑戰，其打著言論自由之名、行散播不實

消息之實，如同溫水煮青蛙般一點一滴侵蝕著臺灣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筆者認為，這和我們社會健忘的特質有關，我們容易忘記過去所經歷的磨難，因此容易重蹈覆轍，這就是為什麼在民主及自由面對挑戰的今天，我們必須重新認識那個火薰的年代、必須重新認識鄭南榕。

在系列活動中，學生會除了邀請來自日本的櫻人劇團演繹鄭南榕的理想，及對生命的追求，亦邀請了多位學者以及媒體人來為我們分析言論自由的多重面向，包括言論自由的發展、言論自由的積極使用以及言論自由在當代所面對的危機，筆者希望藉由系列活動，建構出言論自由發展的軌跡、引導參與者認識現今言論自由的樣貌，進一步思考言論自由的未來發展，以冀臺灣的民主自由能更加深化並鞏固。



劇場遇見歷史。

劇場遇見歷史：七十一日的臺灣白百合

鄭南榕為了爭取言論自由而犧牲的故事，深深感動了日本櫻人劇團(Sakura Kikaku)導演馬場櫻，他親訪鄭南榕自焚的時代雜誌社遺址，寫出舞台劇《七十一日的臺灣白百合》詮釋這段歷史。



劇團的演出透過燈光、音樂與戲劇的穿插、現實和過去的交錯，將虛構的現代故事和鄭南榕的真實故事連結，引出壟罩在那個時代的恐怖。從一個日本少女的失蹤開始，將故事背景帶到了臺灣，同時提及日本殖民臺灣的歷史，以及對這段歷史的反省。透過故事的發展，我們能感受到他們重現了當年鄭南榕對於言論自由的堅持和犧牲的勇氣。最後，演員一個個上台，說著當年鄭南榕堅定的立場：「你們只能抓到我的屍體，不能抓到我的人」、「我是鄭南榕，我主張臺灣獨立」，一字一句，交錯、重疊到最後以不分你我，僅僅為了一個訴求——「百分百言論自由」。

這次劇團表演，筆者作為主辦單位工作人員，從吃飯、彩排到最後的離開，可感受到日本成員滿滿的活力以及對於這次表演的認真。劇情看似歡樂，穿插著許多戲謔的情節，但漸漸悲傷、爭執、離開出現，心也漸漸冷卻，最終，眼框的淚也失守了。除此之外，此次演出有許多不同的意象，並搭配燈光、音樂的呈現，以現代科技增加劇情的立體度。最後，鄭南榕自焚的畫面，舞台用藍色與紅色的燈光，結合磅礴的音樂，重現當年的場景，簡單卻不失畫面感，短暫卻又震撼，第二次的彩排，慢慢了解意涵的我，眼淚也不知不覺滑過了臉龐，直到最後的正式演出，感動並沒有因為次數而消失，反而更加深刻了。

鄭南榕的故事對於現代的年輕人來說，其實並不熟悉，甚至很多人不知道現在的民主與自由，是來自過去民主前輩的奮鬥。因此，我們必須以更多元的方式敘述故事並傳達理念，提醒群眾珍惜所擁有的自由，確保寶貴的自由得以被維繫。

撥亂反正：撕裂歐洲的假新聞

「超過八國的追蹤，故事，從網路上的一個讚開始，最後是一條人命的消失。

跟著假新聞走全球，看見臺灣的你，落在哪裡。你的手機裡，有什麼危機。」

傳播學者洪貞玲指出臺灣戒嚴時期媒體受到黨國是直接控制，言論受到壓迫，公民也無法近用媒體，而解嚴後雖然制度上保障了近用權，但因為商業主導媒體發展，公民對於媒體的近用仍然受限。在這樣的脈絡之下，政府、媒體與公民的關係應該不能是政府控制媒體、但也不能是完全放任媒體發展，因為一旦考慮到公民的近用權與媒體作為第四權之角色，適度的政府干預仍是必要的。在現今的臺灣，經過了三十年前鄭南榕前輩的犧牲，我們必須思考當初缺少的言論自由如今發展成何種面貌？而新聞在其中又該扮演著什麼角色？

本次講座中我們邀請了現職《報導者》記者的劉致昕，曾為商業週刊合作、以《假新聞撕裂歐洲》報

導獲得金鼎獎、卓越新聞獎及吳舜文新聞獎，在講座中談到了假消息在歐洲如何產生、運作和形成衝突生態系，最後也藉由歐洲的案例談到臺灣能夠借鑑之處。

在演講的開始，講者提到了整個演講的關鍵：「在談假新聞或不實資訊之前，先不要急著找兇手。」在當今的臺灣社會中，我們在談假新聞時常常先預設了某個「兇手」，似乎在我們看到的不實資訊中背後都有一個幕後黑手有意的操縱著我們所看到的一切。而這樣的問題在於，當我們已經假設了一個兇手，便會把所有可能的問題歸因於此，而失去了更進一步認識此問題的機會，也忽略了其實假消息的產生有比我們想像中更多的情況。例如假新聞或不實資訊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種類，以不實資訊占比來說可以大約可由多至少，分為充滿不實資訊、半真半假、及引導式報導，以上都能夠被包含至假新聞的範疇，但背後卻不一定有「兇手」在操弄。

以講者長期追蹤歐洲假消息的經驗，認為當今臺灣在面對假消息的議題時應該注意當假消息作為一種組織性的攻擊不一定會有明確的標的，而常常只是為了造成秩序的破壞、加深國家內部分裂或煽動極化情緒。筆者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應只是在特定議題上擔心假消息的影響，而是應該回頭檢視我們每天接觸消息的管道，例如在演講當下講者曾



撥亂反正。

問台下的觀眾是否會主動觀看新聞，而作為關心此議題的聽眾卻只有一兩位有此習慣。當我們在談論國家的掌控與資本的主導影響媒體的同時，我們更應該反思就算知悉社群軟體會篩選特定偏好的消息、甚至本身就是假消息的來源之一，卻仍甘願活在一個藉由社群軟體建構出的同溫層世界中。

文學不死：在言論成為自由之前

作為系列講座的第二場，我們邀請任教於東華大學華文系的楊翠教授，她不僅是現任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代理主委，亦是著名臺灣作家楊逵的孫女。

「文學歸文學，政治歸政治」，這句似是而非的口號不斷出現在社會議題的討論中，而學生會本次選擇此講題，即是企圖打破這個迷思——一如講者在演講開頭所說：「『去政治化』，本身即是最政治的。」回到當代重要議題——言論自由，一項我們如今視為理所當然的權利，乃是前人摩頂放踵爭取得來，因此我們更不應自我侷限、自我審查，糟蹋前人的努力，尤其無論在任何領域中，言論自由皆是創作的靈魂。

如前所述，講者在一開始便申明文學與政治的密不可分：「政治可介入文學，而文學能影響政治。」演講即自此延展，首先自白色恐怖談起，說明當年的威權體制結構如情治系統、特殊法令和審判程序，其嚴密程度令人毛骨悚然，並補充臺南至今仍有多個威權標的，例如位於成功大學校內的中正堂，以及臺南市區的中正路等。

進一步，講者談到文學在當時威權環境下的反抗，並以「烈焰與玫瑰」比喻國家威權與文學——烈焰使作家遭受苦難，但作家將經驗與感受淬煉成玫瑰的芬芳，為後

世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同時，介紹了李喬、楊逵、吳濁流、葉石濤、柯旗化、施明正、王拓、陳列、李敏勇、吳晟等多位作家，每位作家的性格與文風各異，批判的力道和角度也不盡相同，但共同的是他們對於自由的追求，無論是精神自由、政治自由，抑或是言論自由。

而後講者特別提及女性觀點書寫在臺灣歷史、文學與政治上的重要性，雖無暇細講，但仍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不同的角度去審視、思考這段過去。最後，身為促轉會代理主委的楊翠，與大家分享轉型正義的意涵，並分享了實際進行的困難：「轉型正義是國家的工程，政府的工作，人民的功課」，提醒我們正視轉型正義工作之迫切。

除此之外，講者更以沙特所言：「說話，就是一種行動，你每說一句話，就介入世界一步」、「一旦開始說話，你就介入了」，提醒我們無時無刻與社會的交流互動，無論身處任何角落，跟任何一個人說話都算是參與、介入了社會。這和許多人極力追求的「中立」完全是相悖的，事實上，「沒有立場」本身即是一種立場、真正的中立則是不存在的——選擇沉默與逃避，正是追求中立的人們的立場，多數的人並不知道，他們漠視的事物是多麼重要。演講尾聲，講者無奈地點出臺灣人普遍對於歷史認知的貧乏，然而「歷史感」卻是一個社會要徹底執行轉型正義不可或缺的，於是轉型正義的現況很是艱難。行筆至此，筆者認為臺灣文學此時就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了——只要人們讀過任何一個楊翠談到的作家和作品，將會撼動其既有抗拒政治的價值觀。



文學不死。



民主上映。

文學熬過風聲鶴唳的戒嚴年代，其火光未曾熄滅，甚至成為許多人思想上的引路明燈，批判、同理、思辨、療傷便是它的光芒，而其將引領我們走過國際情時的挑戰，照亮現今思想僵化的社會。

民主上映：臺灣電影的反抗剪輯

電影對每個人都不陌生，它誕生於1888年，從那天開始電影慢慢發展成為全世紀其中一項最大型的人類活動，每年都有數之不盡的電影在世界各地上映，臺灣作為地球村的一員當然也參與其中，可是你了解臺灣電影嗎？

在電影業最風光、發展最蓬勃的日子，臺灣曾經在十二年內拍出一千多部電影，不過到了現在，所有東西都不一樣了。根據國家電影中心2017年的資料，當年總共有649部電影上映，來自臺灣的只佔當中的9.9%，而分到的票房只有7.19%，總排行前二十沒有一部是臺灣電影。2017年臺灣出品第一名的《紅衣小女孩2》只排到27，所以臺灣的電影到底出了什麼問題？臺灣電影的問題又跟臺灣的言論自由有什麼關係？

陳柏惟先生曾為資深電影工作者，擔任電影製片、立體視覺總監等職位，參與作品有《KANO》、《幸福路上》、《寒戰2》等21部作品，現為民進黨發言人，並在2018參與高雄市三民區市議員選舉，最後以12267票排名第9成為落選頭。他在這次講座談到臺灣電影發展的困窘，也提出了解決方法，同時也提到有關他的參選經歷與對整個臺灣社會未來的展望。

就如前面所提及，過去臺灣的電影產業蓬勃，但當青天白日旗插上這片土地後，一切都不一樣了。自國民黨在臺灣的政權開始穩固，它開始把這個社會改造成它理想中的模樣，理所當然的影電業也沒有例外。政策下來之後，台語電影所佔的份額維持日治時期的30%，只是補助被撤銷，後果就是當時約8000名電影工作者在一夜之間淪落街頭，電影產業瞬間萎縮。自此之後，臺灣電影充斥著軍教片，題材不再貼近生活，普羅大眾對電影的熱情一去不返，本土電影業一蹶不振，直到近年來才略有起色。

